

點校本

# 刑案匯覽全編

刑案匯覽續編  
【卷二十五至卷三十二】



點校本

# 刑案匯覽全編

刑案匯覽續編  
【卷二十五至卷三十二】



法律出版社

**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**

《刑案匯覽》全編/[清]祝慶琪等編撰,尤詔華等點校.—北京:  
法律出版社,2008.1

ISBN 978-7-5036-3137-5

I. 刑… II. 祝… III. 刑法—案例—匯編—中國—清代  
IV. D924.0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07)第 198398 號

◎法律出版社·中國

責任編輯 董彥斌 陳時恩 卞學琪  
裝幀設計 曹 鈞 胡 欣

開本 A5

版本 2007年12月第1版

出版 法律出版社

總發行 中國法律圖書有限公司

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印張 196.75

印次 2007年12月第1次印刷

編輯統籌 法學學術出版分社

經銷 新華書店

責任印制 陶 松

---

法律出版社/北京市豐臺區蓮花池西里7號(100073)

電子郵件/info@lawpress.com.cn

網址/www.lawpress.com.cn

銷售熱線/010-63939792/9779

諮詢電話/010-63939796

---

中國法律圖書有限公司/北京市豐臺區蓮花池西里7號(100073)

全國各地中法圖分子公司電話:

第一法律書店/010-63939781/9782

重慶公司/023-65382816/2908

北京分公司/010-62534456

蘇州公司/0512-65193110

西安分公司/029-85388843

上海公司/021-62071010/1636

深圳公司/0755-83072995

---

書號:ISBN 978-7-5036-3137-5

定價:2800.00 元

(如有缺頁或倒裝,中國法律圖書有限公司負責退換)

## 刑案匯覽續編卷二十五

### 目 錄

#### 刑律 鬪毆

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毆祖父母父母 .....       | (1102) |
| 逆案情狀未明不得遷就了結 ..... | (1102) |
| 子婦故殺再醮親姑比例科斷 ..... | (1107) |
| 居喪改嫁齟傷後夫之母身死 ..... | (1108) |
| 子婦誤斃姑命係由拉棒自戳 ..... | (1108) |
| 摔跌並無違犯之子量減科罪 ..... | (1109) |
| 子婦違犯教令不應仍科故殺 ..... | (1109) |
| 毆殺逆子旁人聽從下手 .....   | (1110) |
| 口角刃傷其夫復誤傷其姑 .....  | (1111) |
| 見父被兄捺按奪刀誤劃傷父 ..... | (1112) |
| 救父誤傷其父先有致命重傷 ..... | (1112) |
| 捉姦誤斃母命援案聲請 .....   | (1114) |
| 誤殺伊母之犯監斃仍應戮屍 ..... | (1115) |
| 繼母非理毆殺前妻之子 .....   | (1116) |
| 爲子圖產謀殺嗣孫其夫首驗 ..... | (1117) |
| 謀殺夫前妻之子致夫絕嗣 .....  | (1118)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謀殺卑幼嗣母知情並未同謀 ..... | (1119) |
| 嗣孫未立繼單至死應以凡論 ..... | (1119) |
| 毆死胞叔乞養義子以餘親論 ..... | (1120) |
| 毆斃義絕繼父案情未確 .....   | (1120) |
| 姦通本宗兄妻謀殺其媳滅口 ..... | (1121) |
| 因瘋砍傷本生父之嗣母 .....   | (1121) |
| 妻妾與夫親屬相毆 .....     | (1122) |
| 拐賣甥媳又將其故殺身死 .....  | (1122) |
| 毆死本生庶祖母以凡鬪論 .....  | (1123) |
| 毆妻前夫之子 .....       | (1124) |
| 因毆妻誤殺妻前夫之子 .....   | (1124) |
| 致斃妻前夫幼女恐係故殺 .....  | (1124) |
| 故殺恩養年久妻前夫之女 .....  | (1125) |
| 父祖被毆 .....         | (1126) |
| 親屬擅殺兇犯不分是否登時 ..... | (1126) |
| 聽從捉拏鎗斃應抵正兇 .....   | (1127) |
| 無服親屬事後殺死應抵正兇 ..... | (1128) |
| 有服親屬致斃謀殺未死罪人 ..... | (1128) |
| 救母毆斃人命其母先行自盡 ..... | (1129) |
| 父被威逼自盡子係救親情切 ..... | (1130) |
| 救親斃命不照共毆科斷二條 ..... | (1130) |
| 救親斃命其父先戳死二人 .....  | (1132) |
| 子婦救姑情切毆斃人命 .....   | (1132) |
| 例應兩請之犯不得加擬立決 ..... | (1133) |
| 爲父復讐謀殺讐人七歲幼子 ..... | (1133) |
| 救親致斃二命一命死在限外 ..... | (1133) |
| 救親毆斃胞姊夫婦二人夾簔 ..... | (1135) |
| 救親毆死一家二命 .....     | (1135) |
| 救親斃命並無危急情形 .....   | (1136)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覺起救親已有覺毆互鬪情形 ..... | (1137) |
| 逞兇毆多傷不得濫行聲請 .....  | (1138) |
| 衅由父肇勢非危急不應減等 ..... | (1138) |
| 犯父肇衅不得以救親減流 .....  | (1139) |
| 父子三人共毆不得援例兩請 ..... | (1140) |
| 父子共毆不准兩請 .....     | (1141) |
| 叔姪共毆成傷復因救護斃命 ..... | (1142) |
| 謀殺赦前致斃伊父案內原謀 ..... | (1143) |
| 復讐故殺案內餘人依律科罪 ..... | (1143) |
| 爲父復讐殺死不應擬抵正兇 ..... | (1144) |
| 致死逼斃伊母罪人比附定擬 ..... | (1144) |
| 爲父復讐故殺案內餘人 .....   | (1145) |
| 爲父復讐殺死國法已伸人犯 ..... | (1146) |
| 救親毆斃總麻尊屬 .....     | (1146) |
| 救父毆斃總尊父亦過後身死 ..... | (1148) |
| 先毆死人後因救親致斃總尊 ..... | (1149) |

## 毆祖父母父母

## 逆案情狀未明不得遷就了結

直督 奏：情重命案正兇未獲，旁無指證，先行據供比擬，監候待質。等因。查原奏內稱，緣張朱氏係已死張洛飛之妻，生子四人，長張白玉，次早故，三張四兒、四張五兒，俱未聚妻。與昔存今故之夫弟張自學並張自動，既張洛花，暨夫姪張玉子、張年兒均分居各度。張洛飛家貧，張白玉向在該縣川裡傭工。張四兒亦在縣屬軍城甄洛德家牧羊。閒一回家看視。張五兒拾柴度日，向不外出。咸豐十一年正月間，張白玉因在雇工家患病，不能步行，託人往喚張四兒至彼，雇騎驢頭於正月二十二日傍晚伴送回家調治。張五兒本在伊叔張自學家居住，張白玉既隨張洛飛、張朱氏同炕歇宿。因屋偏仄，張四兒向同族張洛吉家借住。二十四日黎明，張四兒前往川裡受雇與宋五兒牧羊。張白玉在家病勢稍減，二十四日早飯後赴村外向日取暖。晚間張五兒拾柴回村，偕張白玉與張洛飛、張朱氏同食晚飯。是日張白玉與父並無違犯情事。張玉子因父張洛花赴廟會未歸，恐其寒冷，既令張五兒往送皮袄。嗣張洛飛先寢，不知因何事被人如何毆死。惟張朱氏聲稱，起更時，伊坐在炕邊，不期張白玉乘空用鐵秤錘將其父張洛飛連毆斃命。張朱氏攔擋不住，張白玉既棄錘逃跑。張朱氏赴街尋覓張五兒及張玉子。適張五兒尚未回歸，張玉子聞聲走問何事。張朱氏命至家內再說，進門始告以張白玉與張洛飛嚷鬧。張玉子聞而驚異，詰問，既係嚷

鬧，何無聲息，遂向張洛飛呼喚數聲未應，疾趨入屋詰以何不點燈。張朱氏答稱張白玉不令點燈。張玉子更加狐疑，適攜煙袋吸煙，隨既吹火燃燈，照見張落飛血流滿面，業經身死，大聲驚喊。張朱氏禁勿聲張，並用手向其項頸拍打，聲稱係張白玉將其父毆死，業已逃跑，何用張玉子管伊家閑事，不必報官，先將張洛飛埋葬完事。並言，俟張白玉回家，母子可以安靜度日，省張洛飛時常絮叨，遂將衣服與張洛飛穿著，預備入殮。張落花聞信於二十五日黎明趕回，見張洛飛頭上有傷，血跡順兩耳邊流下，並無滾動痕跡。既以伊兄雖然年老，筋力尚健，似此情形，若無人揷按，何以並不滾動之言，向張朱氏詰問。張朱氏一味支吾，總說不用管伊家閑事。張落花不依，投保赴縣具報。經該縣陳兆麟詣驗，已死張洛飛頂心偏左、左太陽穴、右眉共有鐵器傷四處，實係因傷身死。查訊，張朱氏據稱家內失少鐵秤錘一個，想是兇器。查起無獲，未能比對傷痕集證研訊。張朱氏供詞支離，忽稱當時伊已睡熟，伊夫究被何人所毆，是仇是盜，伊不知情。旁訊鄰證，僉稱張朱氏於伊夫被殺後並無哀悲情形，誠恐別有隱情。嚴拏張白玉未獲，既據該府集案督審，張朱氏忽又改供，張洛飛被伊三子張四兒所殺，並將張白玉致死埋屍滅跡。飭刨張白玉屍身無獲。再三根究，張四兒實於二十四日早出門與人牧羊，並未回家。傳訊雇主供甚確鑿。其為張朱氏狡供可知。復向張朱氏究詰，又稱伊夫如何被毆身死，伊不知情，加以嚴鞫仍稱係張白玉毆斃。詰以因何起衅，如何下手，該氏又稱不知。復究追兇器鐵秤錘，據供係伊事後在櫃下覓得，藏在家內。委員馳赴伊家起獲鐵秤錘一個，與原驗圍圓三寸之屍傷相符。飭仵驗有血跡。張朱氏亦供認實係兇器。訊據張落花、張玉子、張五兒等咸稱張朱氏平時為人刁悍，言語反覆，村眾畏避。張白玉平時並無觸忤，又無瘋迷病症，亦村中所素知。到官之後，張朱氏忽供不知被何人毆死，忽供張四兒為正兇。今復堅供張白玉毆父致死。第伊同宿一炕，豈有先不聞知何以並不攔阻。又復詳細辨詰，該氏總一味狡執，僅稱伊寔救阻不及，認係畏累起見，是以不肯聲張，縱



令張白玉逃走，意欲匿報了事。該府因思是日僅止張落飛、張朱氏、張白玉三人在屋。今張落飛已死，其是否張白玉毆死伊父，或張朱氏謀殺伊夫，暨另有加功情事，旁無質證。迭次熬審，加以刑嚇，無如該氏恃無質證，仍復堅供如前。若非張白玉到案，斷難水落石出。屢緝張白玉未獲。而張朱氏矢供不移。罪疑惟輕，將張朱氏比依故縱罪囚至死減一等擬流，照例監候待質。俟拏獲張白玉或另有正兇再行質訊辦理。等因具奏。臣等伏思、明刑所以弼教。罰惡所以示懲。臣部爲刑名總漚之區，凡一切命盜重案，例須覆核精詳，期無枉縱。至於服制案件，風化攸關，尤不敢草率遷就，稍滋疑竇，致開巧脫避就之風。此案張朱氏與伊夫張落飛、伊長子張白玉同屋就寢，於伊夫被毆致斃之事斷難諉爲不知。如果伊夫實被張白玉一人毆斃，何以該氏當時不既喊救，既或張白玉倉猝逃逸，亦當於親屬盤問時據情哭訴，以冀跟踪追獲，爲夫鳴冤。何以先時絕無聲息，迨屍弟張落花、屍姪張玉子、張年兒聞知往看，屢向盤詰，該氏又復藉詞支飾，毫無戚容，殊堪詫異。該氏初供稱係張白玉致斃，後又改供被三子張四兒所殺，並將張白玉致死埋屍滅跡。迨刨驗張白玉屍身無獲，並查明張四兒是日並未回家，該氏又稱伊夫如何被毆身死並不知情。供詞種種支離，殊出情理之外。且張白玉先因患病不能步行，何以兩日之間病已霍然，竟能徒步脫逃。張四兒雖已出外，張五兒乃向不外出之人，是晚尚與張白玉等同食晚飯。其於此事起衅根由豈能絕無見聞，所稱張玉子令送皮袄他去之事，何其如此巧值。張白玉素無瘋迷病症，村中共知，斷無平空無故忽用鐵秤錘將父連毆致斃之理。該氏既供坐在炕邊，既雖推託不知。該氏平時刁悍，語言反覆，且於張五兒盤詰之時，聲稱有伊作主，不用多管，並有可以安靜度日、省張落飛時常絮叨之語。其居心叵測，決非一朝一夕之故。似此情重命案，承審官並不研究起衅根由，照律嚴辦，率據該氏恍惚無憑之供，遷就了結。既經歷敘該氏狡飾供詞，又稱該氏矢供不移，罪疑惟輕，欲將該氏比照故縱罪囚律擬罪，監候待質。殊不思此案非張白玉以子弑父、

張朱氏知情同謀，既係張朱氏以妻殺夫、張白玉下手加功。一門之中骨肉相殘，行同梟獍，無復人理。無論以母待質親子自來少此辦法，既罪疑惟輕監候待質亦祇係尋常案件首從未分之專例，豈可施之於逆倫重案。設竟張朱氏謀殺其夫，並殺其子張白玉以滅口，事後藏屍滅跡，則張白玉既死不能復生，永無到案之日，而該氏之監候待質豈不倖逃顯戮。如果係張白玉致死伊父，該氏與之同謀下手加功，或係知情故縱，亦當訊取確供，先治該氏以應得之罪。此案在逃者僅止張白玉一人，其餘人證畢集，明查暗訪，八面推求，何難得其踪跡。况兇器鐵秤錘現已據供起獲，比驗傷痕相符，足見該氏於伊夫致死因由並非毫無聞知。承審官正可從此細心窮究，冀得真情，何以一年有餘於案中緊要情節全未研訊明確，輒憑該氏游移狡飾之供，臚列入奏，希圖草率了事，致令以子弑父、以妻殺夫之重案情狀未明，實抵無人。生者偷息人間，死者含冤地下。在張洛花等痛連同氣，方且冤憤莫伸。其鄰里親族將謂案情重大如此，正兇猶可漏網，其何以正倫常而昭炯戒，又安事地方官長爲也。風俗人心關係實非淺鮮，相應請旨飭下該督，另委賢員，提犯嚴訊，務期水落石出，以成信讞。並勒限嚴緝逸犯張白玉，務獲歸案究辦，勿令要案久懸，正兇漏網，以重倫常而飭法紀。至承審各員審擬失當，亦應請飭部查取職名，先行議處。再，故縱罪囚至死減一等，乃指平人縱放罪囚者而言。至於子之於父、妻之於夫、子婦之於翁姑，同一服屬三年，如果詆明該氏實止知情故縱，則忘夫讎，庇逆子，例內雖無治罪專條，核其情節自應比照子婦毆斃翁姑其夫賄和匿報擬絞之例酌量辦理，方爲平允。該督原擬亦未允協，應俟覆奏到日再行核議，合併聲明。同治元年案

嗣據該署督咨稱，覆詰張朱氏堅供，是晚伊於夫張洛飛並子張白玉同屋就寢，五更時分聽聞伊夫喊痛聲音驚醒。查看屋門已開，伊夫受傷在炕，張白玉並未在屋，因思屋內並無別人，定是張白玉將父毆死逃走，一時驚慌失措，又未知張白玉因何毆父致死，並恐張白玉實係毆父致死，被掣到官定干重辟，一時愛憐情深，意存姑

息，希圖匿報了事，因未聲喊。迨後親屬盤問時，復念同屋並無別人，張白玉又復走避，無以自明，恐致到官受累，是以信口支飾，委無別情。並據屍弟張洛花暨鄰證人等簽供，張白玉侍奉其父母並無違犯，亦無預撞及與其父爭吵情事。張洛飛是否係被張白玉毆斃，抑或是警是盜不敢妄指。委員更迭訪查，亦無異詞。旋據報犯婦張朱氏在監病故，並以張朱氏於伊夫張洛飛夤夜被毆斃命，無論是否係其子張白玉，或被他人毆斃，均應既時喊捕鳴官究治，以雪夫冤。乃始則任犯遁逃，並未聲張，繼復畏累意存姑息，堅欲私埋匿報，實屬縱兇忘仇。因查此案如果實係張白玉以子弑父，該氏忘夫仇、庇逆子，按子之於父、子婦之於翁姑同一服屬三年，固應比照子婦毆斃翁姑其夫賄和匿報擬絞例酌量問擬。今反覆推鞫，果否係其子張白玉、或被他人毆斃，旁無證佐，未能懸定。將張朱氏，既張王氏，應請仍照原擬比依故縱罪囚至死減一等律擬流，業已在監病故，應毋庸議。再，此案罪名仍照原擬比律科斷。所有奉取該府審擬失當職名並請邀免。等因咨部。本部覆詳覈案情，張朱氏與伊夫張洛飛、伊長子張白玉同屋就寢，於伊夫被毆致斃斷難諉為不知。惟查閱張朱氏初供，超更時伊坐在炕邊，不期張白玉乘空用鐵秤錘將其父張洛飛連毆斃命，該氏攔擋不住，張白玉既棄錘逃跑。是張白玉毆父致死，張朱氏已屬目睹。且起獲兇器比驗傷痕相符，不難從此根究。乃經覆訊，該氏又改供被三子張四兒所殺，並將張白玉致死埋屍滅跡。迨刨驗張白玉屍身無獲，並查明張四兒是日並未回家，該氏又稱伊夫如何被毆身死並不知情。前經本部因此等情重命案供情種種支離，奏駁覆審，乃承審官並不訊速研究起釁確情，延擱數年之久，直至張朱氏病故以後，率以仇盜固屬未明，逆倫亦無確據，果否係其子張白玉或被他人毆斃，旁無證佐為詞，遂謂該氏業已病故，含糊了案，殊非整飭倫常之道。既以現訊供情而論，始則供係知情，繼復聲稱初供如何對答未能記憶，希圖匿報了事，仍照原擬完結。無論辦理此等重案不應如此草率。設將來張白玉掣獲供稱其父實係被母毆斃，伊畏累出外躲避，勢必虛擬該氏

以極重之罪，聲明業已病故，致令逆倫重案彼此狡卸，竟無一人實抵，殊不足以飭紀綱而成信讞。且此案係奏駁覆審之案，原擬既未允協，今該氏雖已病故，其審擬失當職名應否邀免，均應由該督奏明辦理，未便據咨率覆，應令該督再行提集案內人證，研訊確情，按例妥擬具奏，到日再行核覆。同治七年說帖

### 子婦故殺再醮親姑比例科斷

貴州省 題彭李氏故殺再醮親姑王連氏身死一案。遵查，此案彭李氏係王連氏前夫之子彭有億之妻。連氏未改嫁時，因彭李氏懶惰，時常毆罵。彭李氏懷恨在心。連氏旋因夫故再醮王姓。嗣連氏又因後夫身亡，向彭李氏談及伊再醮後未生子女，現在年老多病，欲令彭有億為伊備棺。彭李氏答稱，連氏既改嫁王姓，應令王姓製備。連氏斥罵並拾棍將彭李氏毆傷。彭李氏將連氏推跌地上，憶及連氏在家時毆罵之嫌，起意將其致死。隨用麻繩將連氏拉勒斃命。該省以律例內並無子婦故殺改嫁親姑作何治罪專條，惟妻妾罵故夫父母律註云，子婦罵改嫁親姑與罵夫期親尊屬同，則故殺嫁姑自應與故殺夫之期親尊長同科。將彭李氏比照妻故殺夫期親尊長律擬斬監候。等因具題。職等查，子婦之於親姑原與母子無二，子既不能絕母，婦既不能絕姑。溯查妻妾罵故夫舊律原註，子婦罵改嫁親姑與見奉姑同。迨雍正年間，始照罵夫期親尊屬論。其究係何年所改及當年改律意義未有紀載，無從稽考。推原其故，或因姑既改嫁，既義絕於夫宗，而婦之於姑究非有屬毛離裏之愛，因此酌量從寬。推之服制，子於嫁母尚降服期年，而婦於嫁姑既屬無服，亦此意也。又檢查歷年並無辦過子婦於嫁姑有犯殺傷之案。祇有道光十四年浙江省沈氏改嫁後故殺前夫童養子媳王女身死一案。該省將該氏比照期親尊長故殺卑幼之婦律擬絞監候，並聲明例無明文，聽候部議。經本部查核案情，沈氏雖屬夫亡改嫁，惟係奉伊翁之命，令該氏在家招夫，撫養子媳，與棄子媳不顧而改嫁者

不同，未便置姑媳名分於不問，駁令仍按殺死子婦本律定擬在案。以案情而論，雖同一夫亡改嫁，而沈氏仍係在家撫養子媳，與本案王連氏之相棄不顧者亦微有不同。職等再四思維，該省將該氏照故殺夫之期親尊長問擬斬候，係照律辦理，似屬無可更動。惟律內究係專指詈罵並未論及殺傷，而子婦之於親姑關係倫紀。本案彭李氏又係伊姑未改嫁時所娶之婦，懷挾舊時管教之嫌，故殺嫁姑情節較重，揆以明刑弼教之義，似亦不妨加擬立決，請旨遵辦，以昭慎重，抑仍照原擬核覆之處，謹具說帖，恭候鈞定。奉批交司照覆。道光二十一年說帖

### 居喪改嫁齧傷後夫之母身死

直督 咨邵陳氏夫喪年滿改嫁邵至慶為妻，齧傷邵至慶之母邵杜氏因傷潰爛身死一案，見《嫁娶違律主婚媒人罪門》。

### 子婦誤斃姑命係由拉棒自戳

蘇撫 奏：小張盧氏因繼姑大張盧氏與周墩觀通姦，被該氏撞破，慮致張揚，既令周墩觀潛向該氏圖姦未成。經其翁將周墩觀攆逐。大張盧氏懷忿，時將該氏凌辱。嗣大張盧氏仍欲邀令周墩觀至家，因該氏婉勸，惱羞成怒，持棒趕毆。該氏無可躲避，捧棒求饒。大張盧氏拉回勢猛，致棒頭自行戳傷左脇殞命。將小張盧氏依毆夫之父母殺者凌遲處死律擬以凌遲處死。惟查道光十三年陝西省謝楊氏因被姑謝胡氏逼令同陷邪淫。嗣楊氏復另與人通姦，胡氏貪利縱容，後因逼令楊氏往尋姦夫索幫未遇，拾刀向砍，被楊氏奪刀疊砍致斃。經該撫將謝楊氏照律擬以凌遲處死，聲明伊姑謝胡氏寡廉鮮恥，姑道已虧，謝楊氏將其毆斃，與尋常無故逞兇者微有不同。經臣部以可否量減為斬立決，核議具奏。奉旨：“謝楊氏著改為斬立決。”等因欽此欽遵在案。今已死大張盧氏被媳撞破

姦情，主令姦夫前往圖姦，欲令同陷邪淫。嗣復欲招姦夫至家，被媳婉勸，輒既嗔怒向毆，以自拉棒自行戳傷殞命。核其情節，該犯婦並未同陷邪淫傷，由死者拉棒自戳。較之謝楊氏先已聽從同陷邪淫，復自行與人通姦，奪刀將姑母砍致斃者情節更輕。既據該撫援案聲明可否將該犯婦小張盧氏改爲斬監候，抑或既照謝楊氏之案改爲斬立決之處，恭候欽定。道光二十六年說帖

### 摔跌並無違犯之子量減科罪

四川司 查律載，子孫違犯教令，而祖父母、父母亦依法決罰，橫加毆打，非理毆殺者杖一百，故殺者杖六十徒一年。註云，無違犯教令之罪爲故殺。等語。詳繹律繹無違犯爲故殺一語，原包上文非理毆殺一層在內。誠以子孫並無違犯教令之罪，而其祖父母父母無故非理毆殺，非有心致死，而何自不能不以故殺定斷。若子孫雖無違犯而祖父母父母實係邂逅致斃，自不能概以故殺論。此案吳幗仲因王先得割毀伊豆苗，欲拉王先得投入理論。王先得用繩將其捆縛，稱欲送究，經勸解放。吳幗仲心懷不甘，復往索賠豆苗，因伊子吳三兒在旁啼哭，吳幗仲心生煩躁，順手將吳三兒一摔，原冀止哭，不期摔跌勢猛，致吳三兒在階沿石上磕傷右額角等處殞命。該督因吳三兒並未違犯教令，將吳幗仲照故殺子律擬杖六十徒一年。等因咨部。查吳三兒固未違犯其父教令，惟吳幗仲僅因其啼哭順手一摔，不期被摔跌磕致斃，核與非理毆殺者究屬有間。該督遽將吳幗仲照故殺子律擬以杖徒，未免情輕法重，應將吳幗仲改依父故殺子杖六十徒一年律量減一等擬杖一百，折責發落。道光十八年說帖

### 子婦違犯教令不應仍科故殺

蘇撫 咨：潘克禮因令子媳張氏煮飯不理，反向頂撞拚鬧。潘

克禮生氣取刀戳傷其左耳竅等處倒地。張氏喊說通知母家，定不干休。潘克禮因張氏悍惡不孝，一時忿極，起意致死。既用刀迭戳其肚腹等處殞命。該撫將該犯依故殺子孫之婦律擬杖一百流二千里。等因。查，祖父之於子孫及子孫之婦倫紀至重，非平人可比。凡毆殺故殺之案，總以死者有無違犯教令爲斷，並不以祖父是否有心致死爲毆故之別。今潘克禮因子媳張氏頂撞拚鬧，悍惡不孝，忿極致死。是死者實有違犯之罪，既未便科該犯以故殺之條。該撫以係有心致死既照故殺子婦律擬流，殊屬錯誤。應將潘克禮改依父母非理毆子孫之婦至死律擬杖一百徒三年。道光十九年說帖

### 毆殺逆子旁人聽從下手

熱河都統 咨：孫起山與已死李添右無嫌。李添右原給伊子李海聘定孫起山之女孫氏爲妻。因短欠財禮，先未迎娶過門。嗣李添右之妻劉氏患病，商允孫起山暫時伊女孫氏送來服侍病症，言俟全愈交給財禮，再行擇日成親。李添右並未向孫起山告知，既令李海與孫氏完婚。孫起山聞知前往查問，斥未商明之非，並索要財禮。李添右不服，孫起山欲將孫氏接回，彼此爭吵。經李添右之父李曰聽聞出向訓斥，李添右嗔詆，欲向撲打。李曰生氣，令孫起山幫打。李添右掣出火礮筒，向孫起山打去。孫起山順用木棍格落礮筒，打傷添右左太陽、左肱肘、右手腕等處。李添右倒地牽詆。李曰拾起火礮筒在李添右腿上亂打，致傷右腳腕骨碎，是晚殞命。前據該都統以李曰因其子李添右詈罵，將其毆打致死，應依律予以勿論。至孫起山並非李曰親屬，當其主使之時，儘可推卸，乃因索討財禮之嫌互相鬪毆，致釀人命。衅由伊肇，未便僅照共毆餘人滿杖之律，致滋輕縱。此案雖無原謀，而該犯實係初鬪應仍照例擬以滿流。等因咨部。經本部以共毆致斃人命無原謀以初鬪爲首之例，係指凡人亂毆，不知先後輕重，罪坐初鬪擬抵者而言。此案死者罪犯應死，孫起山聽從其父李曰主使幫毆，與凡人共毆不同。李

曰既照子罵父而毆殺之律勿論，則該犯聽從下手，自應比照期親以下有服尊長殺罪犯應死之卑幼聽從下手之犯，無論尊長凡人擬杖之例科斷。將該犯比擬杖九十。等因咨覆在案。茲據該都統以例內止稱聽從下手，其死者與幫毆者如有起衅別故，應如何分別定擬之處，例無明文，該犯孫起山雖因李曰有幫打之語，實欲快其爭鬪之私，律以誅意之條似與尋常別無他衅僅止聽從下手者畧有不同，可否酌重加重，咨部示覆。等因。本部復詳核案情，該犯孫起山雖先與李添右爭吵，惟死者經伊父李曰訓斥不服嗔罵，並欲毆打，是死者罪犯應死。該犯聽從其父李曰主使幫毆，本與尋人共毆不同。且李添右係被李曰所毆傷重致斃。李曰既照子詆父而毆殺之律勿論，該犯聽從下手，既未便以之擬抵。亦不得謂之共毆餘人例無治罪專條，是以將該犯比照期親以下有服尊長殺死罪犯應死之卑幼，聽從下手之犯無論尊長凡人擬杖之例科斷。例內既無因衅起他故分別辦理明文，自未便於例外加重。所有該都統聲請可否酌量加重之處應毋庸議。同治四年說帖

### 口角刃傷其夫復誤傷其姑

黔撫 題：盧朱氏因在家砍柴煮飯，伊夫盧會興令其赴田工作，盧朱氏回稱俟飯熟再去。盧會興不依混詆，盧朱氏回詈。盧會與拾棍向毆，盧朱氏用刀戳傷盧會興左腿肚。伊姑盧左氏上前喝阻奪刀，因刀刃向下，自行劃傷右臙肋平復。該撫將該氏依律擬斬立決，並聲明該氏因與夫口角爭毆，被姑奪刀自行劃傷，並無忤逆情事，援引樊魁之案，恭候欽定。等因具題。查，子孫之婦誤傷夫之祖父母、父母，如果係傷由誤中，並無干犯重情，原准援案聲請。惟詳核此案情節，盧朱氏因伊夫盧會興令其工作不理，用棍向毆，該氏輒敢持刀將伊夫戳傷，已屬逞兇干犯其夫，有乖名分。核與樊魁之訓斥卑幼起衅者情節懸殊。迨伊姑上前喝阻，該氏並不立時棄刀，以致伊姑向其奪取，謂非有意毆戳，尤難憑信。總之，該氏既



敢刃傷其夫，豈能順聽於姑，似此潑悍犯尊之婦，該撫並不確切究明，按律定擬，率行援案聲請。罪名出入甚鉅，應令該撫另行遴委賢員，提犯研鞫，悉心安擬具報，到日再議。道光二十六年說帖

### 見父被兄擽按奪刀誤劃傷父

山西司 查律載，子毆父者斬。又律載，子誤傷父律應斬決者仍照本律定擬，援引樊魁案內欽奉諭旨，恭候欽定。各等語。此案張引須因見嗣父張增貴被伊兄張引懷揜按舉刀向扎，該犯瞥見救護，接刀拉奪，不期刀刃向下，致誤劃傷張增貴平復。將張引須依子毆父者斬律擬斬立決。查該犯張引須見父被毆救護拉奪，以致誤傷其父，較之樊魁一案情節更輕。既據該撫於疏內聲明，相應恭錄樊魁案內欽奉諭旨，恭候欽定。道光二十六年說帖

### 救父誤傷其父先有致命重傷

湖廣司 此案譚邦縉之父譚家勝與李序青素識。咸豐十一年八月間，譚家勝邀令李序青攜妻喬氏遷至其家幫種田畝。十一月間，譚家勝乘李序青外出，與喬氏調戲成姦。李序青先不知情。同治元年三月間，李序青撞破姦情，將喬氏責詆，遂欲辭田搬遷。譚家勝欲圖姦佔，恃強不允。李序青畏其強悍，不敢與爭。閏八月初四日，李序青邀譚家勝共飲，託詞搬遷。譚家勝飲醉，李序青向稱有至戚在四川貿易，邀伊前往，伊欲將妻送回母家暫住，俟伊轉歸再來幫其種田。譚家勝不依囑詆，並稱定將喬氏留家為妻。李序青忿激，乘其醉後不防，揪跌倒地，順取三齒鐵鋤連札譚家勝左右脇肋。譚家勝掙扎欲起，李序青丟棄鐵鋤，另取鐵槍桿連毆，傷其左肱肘、右腓脛、右腳腕並劃傷其頭顱，碰傷左太陽。譚家勝卧地辱罵。李序青丟棄槍桿，順取剪刀趕攏，騎壓譚家勝身上欲剪其唇吻。譚家勝喊救，值譚邦縉外歸瞥見，趨攏救護，拾取槍桿打落剪